# 後漢書

一四



列傳卷第二十五　范曄　後漢書三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純　子奮　曹褒

鄭玄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衞將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衞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閒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値篡僞多亡爵土純

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楊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

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年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

矦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舂陵矦買光武高祖也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太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帝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成帝以下祭於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舂陵已下不別序昭穆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

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
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
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
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
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
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
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

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爲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

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臣賢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令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

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孰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也仍頻也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

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冉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讖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河閒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閒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也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議於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

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緯篇名也有周之盛成康之閒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

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勤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視比也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三月薨

諡曰節矦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勑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名歙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勑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勑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用反贍邺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僭耳降附僭耳郡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引見宣

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爲侍祠矦名臣子孫侍祠封矦解見鄧禹傳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

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敘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録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

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駮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

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樂記之文也功成化定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勑曹褒於東觀次序禮事依準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令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爲之節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爲也詩頌曰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也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城門候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爲右將軍始封富平矦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矦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篡

亂二百年閒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曰閒也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曹襃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爲東平太傅受禮於后蒼號慶氏禮也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爲七郊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也大漢自制

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録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庭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

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皐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

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貶弱免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琁機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脩也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巡省於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爲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

在中候也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用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況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

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十六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

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

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散略猶疎略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旣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

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襃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襃監羽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襃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襃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襃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

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内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孰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

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爲禮官孫襄亦善爲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疏略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宣之遠圖明

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謀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褒擅制禮遂不行也〕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顓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處中都魯

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皐蘇而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皐繇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修補舊文獨何猜焉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

收賦稅也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三統曆劉歆所撰也九章筭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

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田何授易於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嵩字賓石見趙岐傳遂隱修

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說文曰肓鬲也心下爲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爲也穀梁癈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癈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

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句踐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見國語）鄭君好學

實懷明德昔大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
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
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爲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爲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末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
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
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
戒鄉人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

子孫必有興者也矜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趙王乾之相也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厮賤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

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咸從捧手有所受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遂博稽六埶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爲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

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任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

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人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被辟不就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憒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

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
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
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
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
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
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
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
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

以四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也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懟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以通宋鄭淮泗即今官度令其

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
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
薄葬自郡守以下甞受業者縗絰赴會千
餘人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
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
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
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蓺
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
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

也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
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其門人山陽
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
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輿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大僕嘏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時並
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
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
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
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

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無咎也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

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爲王父也范曄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爲長也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言甯敎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玄定義乖褎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褎禮不行也

後漢列傳卷第二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六　范曄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興 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年也）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

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說文曰詁訓古言也

音古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巴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

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庸用也）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

之屈稱疾不起囂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
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
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
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閒者
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
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
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論語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
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

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者

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猶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為涼州刺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周旋猶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今為父

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猶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嚚曰嚚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也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屛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巳願留妻子獨歸

彝將軍又何猜焉買器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今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衰曰臣亟聞郤縠之言矣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也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楚昭王以重黎羲和之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也詩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

乃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爲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爲妖謂羣物失性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

史用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載晉太史荅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灾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愼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郤芮謀燒公

宮殺文公官者勃鞮告之後文公以郤縠為中軍帥縠即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為讎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

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灾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

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邽縣東北蓮音輦勺音酌）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

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捐也）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閿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閺）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大子及山陽王荆

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賔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懸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賔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

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

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栢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

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

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廄令（續漢志曰廄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易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兄弟之言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今眾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

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外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令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鶩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

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部爲寇號青徐賊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者艾經學深明而臣不

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也
慙負二老無顔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
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
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
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䟽欲爲費氏
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
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
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
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蓺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如令左氏費氏

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猒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

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

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猒難將軍猒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

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語見公羊傳）深愍經埶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絶弦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衆

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也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閒見史記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媟狎也黷垢濁也掇拾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

指爲大尤技瑕擿釁（技音於決反）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王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王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亳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耿自耿遷於亳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

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離朱黄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子曰

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爲布貧者之服也

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
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
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
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
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隷從
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
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
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
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事

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爲師以臣爲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爲相國高帝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爲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也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徵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

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董忠爲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無以國驕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

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爲文帝子梁王揖之傅也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從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

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惲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彦等皆爲穀梁見前書也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俶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

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外孫北海王興子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事見國語也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為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

與班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
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
逵入講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帝善逵說
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
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
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
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
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
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

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
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
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
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
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
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
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
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
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柰何請後
五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
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
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
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
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
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
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以地叛雖賤必書
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公羊傳曰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謂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欲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

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雖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讎乎委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敎子貳何以事君又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彊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且三

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讎孟喜梁丘賀也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爲劉氏明漢承堯後也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爲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爲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爲金德高辛爲水德堯爲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爲火德也左氏

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氏也如今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正歷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歷也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以

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廣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也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竹簡及紙也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

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韓固齊人也爲齊詩申公魯人也爲魯詩韓嬰爲韓詩毛萇爲毛詩故謂事之指意也）遷逵爲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伉章帝子也）朝夕受業

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羡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

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爲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述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讖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饒猶

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禄主事稍遷光禄勲之主事也見漢官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隷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

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賭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荅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

疾卒年七十遺勑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嬴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儒門人追録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指

指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

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單
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
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指疾其如
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
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
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
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
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

陵令張揩行慕原憲操擬夷齊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樂道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
獨拔羣俗前比衛命盤桓未至將主者齕
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
發遣揩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
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
如揩從學之揩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
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揩言從學術揩坐
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

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下詔
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
於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
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令出勑羽林
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
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
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
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

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玄字處虚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温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巳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

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縣報海内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温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虚非不悦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温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

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巳彊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氈幄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氈幄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七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淵聖御名榮 子郁　孫焉　曾孫鸞　玄孫典　玄孫彬

丁鴻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爲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貧窶無資字林曰窶空也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闚家園至王莽篡

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閒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容反）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

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詰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尉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内侯榮常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女

諧續漢書曰閔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勑令往言諧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臯弘字素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蘊籍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猒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猒服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

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甞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矦陰識可言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

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
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
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
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
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
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
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
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

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氾再拜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皐魚哭

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皐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

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三十年拜為太常

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顯宗

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也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爲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

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乃封榮爲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

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雍早卒小子郁嗣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爲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也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

德（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傅（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眞邪幾於辨矣（幾近也音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

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也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兒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勑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劔郁

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

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勑若性猶自然也襁絡也保小兒被也保當作褓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溫人也爲韓詩給事中也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 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 臣伏惟皇帝陛

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

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受尚書位至太尉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酆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酆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晧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

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也帝從之以爲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禄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黄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

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弃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

調（華嶠書作十年）後出爲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獻帝即位三公奏典與何進謀誅閹官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少立操行褞袍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

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緼袍糲食醋餐也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爲巴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陳留巴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

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巖東觀記巖作礹尤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㧺若此㧺堅也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

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東觀記曰礦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粮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爲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酆生麟也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爲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

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爲之

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于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皃也嶷然有所識也詩曰克岐克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窊下也音烏瓜反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大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

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伏湛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文也）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

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
守不下緱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
加賞勞以緱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緱將兵
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
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
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
縣唯緱願封本鄉或謂緱曰人皆欲縣子
獨求鄉何也緱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
必求墝埆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墝埆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

利地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

弱少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任堪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弃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吴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吴札吴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吴札當周之末故言亂

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爲蒯聵之子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爲言也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爲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

車馬弓失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馬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之以名馬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

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嘆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數受賞賜擢從校書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角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無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嚮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

以盧江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惟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

辛夘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殺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子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埶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

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爲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爲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産呂禄也産領南軍禄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令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

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閒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敬天也）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

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　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

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左傳曰天為剛德）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

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蘷也

論曰孔子曰大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大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見季歷賢

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大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大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太伯伯夷率性清絜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大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

間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荆及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皆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愼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鍾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

（如撞鍾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舂容而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也）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也）

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七